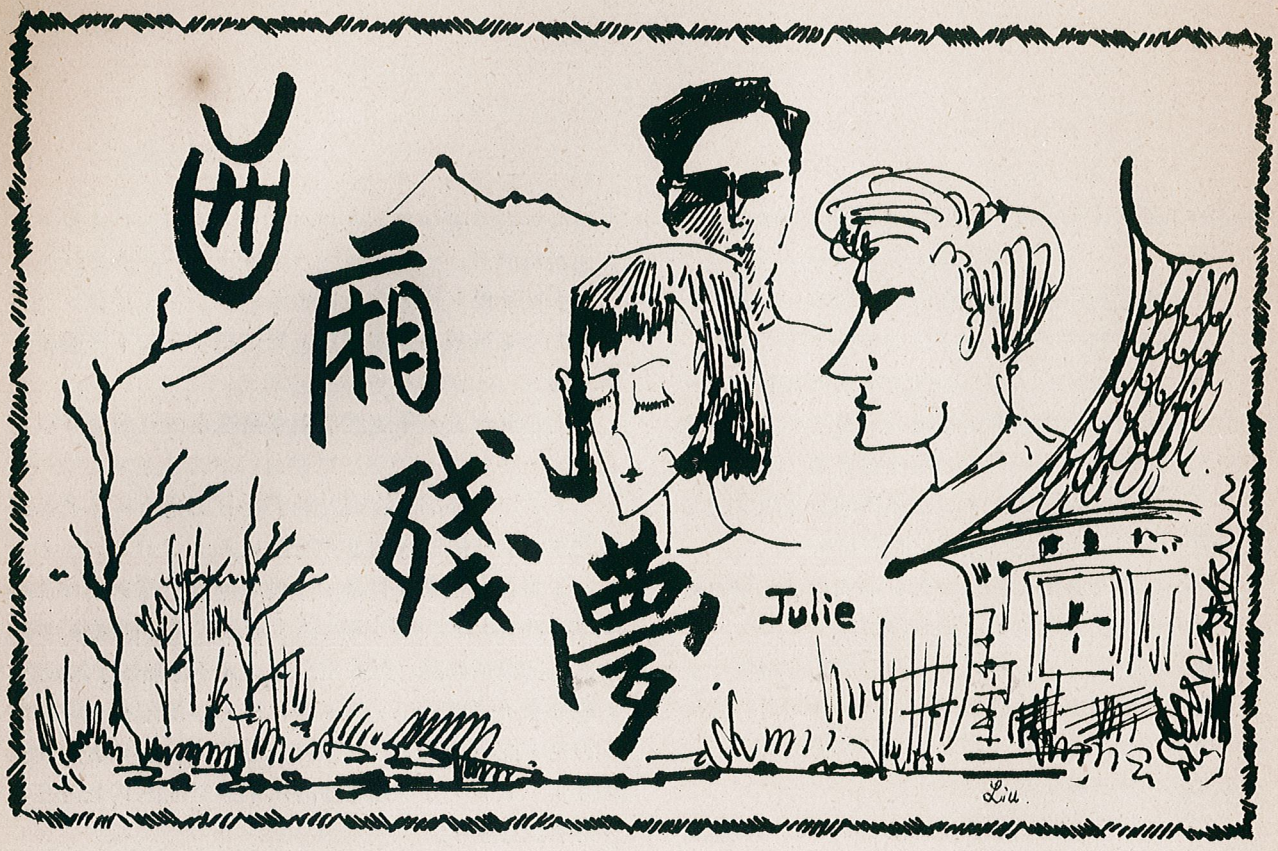


還沒住上林家，我就知道了林家有個女兒。

那年，我考來中山。放榜後，便託琛代覓房子。琛當時與另一人寄宿在林家，就曾向我提過他房東的女兒——素琦。

上台中註册的前一天，接獲琛的限時信：「……你可與我同居，老陳已搬走……」就這樣，我也成了林家的房客了。

林家寓所座落於市郊，遠離塵囂；庭院裡又遍植著花木，環境甚是清幽。我們住在裡頭的一間獨立屋——我名之爲項脊軒——與房東家沒直接毗隣，中間還隔著一條走道。這較歸有光的項脊軒稍大，可容二人居。雖無雨澤下注之患，不得日的情形卻較之爲甚，日未過午已昏；可是我卻一住就是三四年，從來沒有想搬的念頭。

琛先我住了一年。今年夏天，他到高雄當 Intern 去了；再六個月我也得走了，這裡的一切也將隨之結束了——多年來俯仰其間的項脊軒，和一曲 Interrupted melody.....。

大一是段艱苦晦暗的日子。聯考成績不如理想，美夢幻滅了；接踵而來的是對新環境的失望和不滿。心裡頭鬱積著莫名的沈悶、怨懣，似乎不甘心就此老死中山；但想重考，又讀不下書。矛盾和自責，使我的心情極端的痛苦。後來有人「邀」我再來一次，才又勉勉强强、斷斷續續的讀起高中的書。

那時，素綺才高二，在省女中唸書。給我的印象是活潑、可愛、孩子氣。

本來蓋女孩子我就不在行，加之情緒的低落，對素綺也就沒予多大的注意，亦很少與她交談；只不過偶而向她借幾本高中的書罷了。

倒是琛對她似乎有著微妙的感情。常常把握機會凝視她、觀察她，或是找她聊天；有時也帮她做些美術、工藝的作業；在我們的言談中，他也常提到關於素綺的事。那時我想，琛在此早住了一年，日久生情，倒也可能，但就在我如是猜測時，琛却追起一位叫玲的女孩子來了。

聯考果然又失敗，幾度的無法力爭上游，使我洩了氣，也認了。

在明白了只有一條路好走時，心情也逐漸穩定下來。由嘲訕自己，到自我解嘲，終於我把自己，無可奈何的投入了中山的的熔爐，開始踏實的過起日子。

素綺升上了高三，功課更加繁重了。她仍沒時間與我接觸，我却有心情開始注意她了。我發覺她較高二時成熟了，也變得文靜了；與我碰面時，那低首含羞的模樣兒，眞討人喜歡。然而這亦僅止於異性的誘惑而已，

我對她仍無感情可言。

大二下學期，被一個自稱是「天空裡的一片雲」的女孩子，偶而投影在我的波心。正訝異歡喜的時候，她卻告訴了我，她已訂婚，且即將出國去結婚。無情殘酷的打擊，令我忽忽欲狂，難過頹唐了好一陣子。後來，總算想開了。

但就在我想開後不久，素綺卻悄悄地闖進了我本想就此塵封的心扉。

那時恰值全國少棒選拔之際，她學校已停課，整天待在家裡準備聯考。我和她在一起看了幾場的電視轉播，就很自然的聊了起來，彼此才發覺竟然很談得來，頗有恨不相逢未考時的感覺。過後，我們就常在一起聊天，大都是趁她爸媽上班的時候。有一回，我們聊過了頭，她媽媽回來了，聞兩人音琅琅然，連呼「嘖嘖」，面露不悅之色。這以後，我們就更加小心了。

我與她未曾一塊兒看電影、郊遊，或是在外頭約會，老實說，那也不是時候；我們只是這樣歡愉的交談著，而感情就在兩人中間，慢慢的滋長起來。一個是剛遭受挫折不久，企盼感情的置換（Displacement）；一個是因功課的負荷，在作下意識的逃避（Escape）。兩種奇妙的心理，使我們的感情，很快的發展到「近似戀愛」的程度。

在她快聯考時，來這樁事，她固不智，我亦不該。然而似乎有某種力量驅使著，我們都很喜歡聚在一塊，或閒聊，或傾訴。那些日子回憶起來，實在夠甜蜜的，有美夢，有歡笑，生活也充實多了。

只有一個人悶悶不樂，那就是琛。最初我還以為，他是因愛之路途坎坷，而鬱鬱寡歡；但後來我發覺有點不對勁；每當我跟素綺要好時，他就特別的不高興，有點吃醋的味道。但我也沒掛在心上，因我曉得他是一直念著玲的。

一個沒有星星的晚上，琛與我照常的吃了點心，慢慢地踩著石子路回家。我們都沈默著，誰也不想開口來破壞這份寧靜；也不知如何啟口，來沖淡這太過於寧靜的氣氛。說真的，這些日子來，因為素綺的緣故，我們也較前疏遠了。突然，他以極為嚴肅的語氣，近乎沈痛的說：「你有意追素綺吧，我祝福你，但最好等她考完再來。」

聽了這麼語重心長的宣告，我一時竟答不上腔。琛與我從小就是很好的朋友，情同手足，互為知音。他這句話不那麼單純的，我感覺得到，他說話時，他的心也在隱隱作痛，喔，難道？

琛是對的，暑假上大體解剖時，我還有很長的時間跟素綺玩，何苦在這個時候來打擾她呢？日子裡少了她，的確難捱；但害她落榜，又豈是我所願的？不！如果我愛她，就該為她著想。小綺！一切等考完再說吧。

暑假再來學校上課，原計劃在這段時間裡，好好的與素綺培養感情，那知一到台中，見她一家人對我那種敬鬼神的態度，使我火熱的心，一下子冷了半截。向素綺探詢聯考的成績，她也只淡淡的回了一句：「考不上啦。」與幾星期前，簡直判若兩人。

暑假中，她就一直躲著我。成天不是往外跑，就是深深的關在她房裡，不給我一絲可乘的機會。她媽媽也擺著全面警戒的姿態，處處防範著我去接近素綺。其實，房東待我並不惡，就只是不放心她這寶貝女兒。有一天，女佣偷偷的告訴我，以前我給素綺的信，被她媽媽見著了，素綺挨父母責罵了一頓，並且被禁止跟我繼續來往。

不過我想，這也不是主要的原因。我覺悟了，她目前精神上的負荷已獲解脫，沒有再逃避現實的必要，她嚮往的是外頭有陽光照耀的青草地，不想再與我躲在屋子裡談心了。父母的責罵和反對，正可作為很好的藉口，使她覺得心安。以前那只算是一場際會，一齣愛情遊戲，彼此在遊戲中嚐到了短暫的快樂。現在遊戲結束了，一切已成過去，又何必太認真。

為了回敬房東一家的撲克臉，為了表明自己的志氣和清白，我也主動的避開她。白天到學校上課，晚上就在外邊浪蕩，儘量不呆在家裡。

一個下雨的日子，我在項脊軒裡閒著，就往琛的書架上順手拿起一本小說，書裡夾了好幾張紙片，我好奇的看著：

「素綺突然的問起玲的事，真令我抽了口冷氣，準是政告訴她的，她勸我別太死心眼，到底是什麼意思，叫人頗費思量。」

「這幾天，不知聽素綺唱了多少遍『默默的祝福你』，本來就很幽怨的曲子，由她唱來，更如泣如訴。若是對著我唱的，該多好！」

「真奇怪，我想追慧玲，卻仍揮不掉素綺的影子。看到她，我還是無法克制自己。從初見面起，她的倩影就深印在我的心坎裏。我真懷疑，一個高一的小女孩，對我竟有這般的魅力。這些年來，我一直隱埋著這份感情，從未向她吐露過。她還小，我怕把她嚇著了。小綺！我這用心，妳可曾會得？」

「素綺最近與政相處得很愉快，看他們常在一起，歡笑的聲浪，不時的傳入我的耳朵，也激盪著我的心。政也太不應該了，怎好在這時候打擾她呢？」

「昨夜我我哭了。政也喜歡素綺，我只好退讓，雖然她不曾屬於我，但這等於宣告，我不能再去愛素綺了。我不知道這麼做是否值得，不過我還是祝福政，衷心的祝福他們……」

天！琛竟然這麼深愛著素綺，而卻從未向素綺表示過，也不曾明白的告訴我。爲了好友，他又毫不吝惜的自我犧牲，暗自痛苦地咀嚼扼殺感情的悲哀。而今，我與素綺卻形同陌路，空負琛的一片苦心。我不禁又想起那個沒有星星的晚上，依稀覺得他的心又在隱隱作痛。

我對不起琛，要不是我無端的介入，他或許可以織起一個美麗的夢來，至少也不會令他傷心。這下子，除了滿腹的愧疚與懊悔外，我也不知該做些什麼才好。素綺，我已無心再去重拾舊歡；而我也不想讓琛知道，我已察覺他的秘密。

聯考放榜了，素綺考上了C大。

新學期開始，素綺當了新鮮人，我升上大三，琛則是居留台中的最後一年。

琛問及我打退堂鼓的原因，我只片面的告訴他，房東夫婦反對，素綺也不想理我；同時，我誠懇的鼓勵他去追素綺。雖然有點尷尬，但我想，這或許稍可彌補以前對他的虧欠。其餘的事，我則沒向他說明。我們之間，第一次有了不能坦白的事，就是素綺造成這隔閡的。

過了些時，琛眞的開始追了。我絶少去過問他的進展如何，但我看得出是不太順利。事實果眞如此，琛也不想再窮追了。在罷手之前，他曾就教於素綺的同學桂芳，桂芳很客觀的說：「素綺這人就是如樣奇怪，跟你玩到你付出感情時，她却又往回跑了。她從不想眞正的談戀愛，她只要滿足她的征服慾，而不想被人征服。」

琛撤兵了。而一些她班上的小伙子，卻又如綠頭蒼蠅，找上門來了。在開女人荒的學校，這本不足爲奇，況且她又有幾分姿色。只不過她那股氣燄過於囂張，常帶著炫耀的神色。我與琛都一致惋惜，她是變了，她已不再是高中時代的她了，那個綠衣黑裙、低首含羞的女孩子了。

琛終於結束了他在台中四年的生涯。學業上，他大概收獲不少，但愛情上卻屬遭挫折。懷著破碎的心，拎著沈重的行李，那一天，我給他送行。臨別之際，彼此的心也都沈重得不知要說些什麼。我曉得此刻，他定是感慨萬千的。四年的大學生活，與我三年的同居，愛人、朋友、學校、珠江、榮根香、項脊軒、文化城……這一去，不知何時能再。後來他說：「政，謝謝你的送行，好好把握最後這一年吧！考 ECFMG!! 」不再是那個無星的夜晚，對我說的那一類話了。汽笛長鳴，我握緊了他的手，喉頭梗咽，泫然欲泣。車子開動了，漸漸地遠去，把台中拋在後頭，也用掉了琛台中四年裡痛苦的記憶。

琛走後，項脊軒剩下我一人獨居，較前寬敞一些，但冷清多了……。

升上大四，似乎老了許多，常覺得自己不再屬於大學生這一群了。對周遭的事務，不再像從前那樣的好奇和有興緻，不再有那份心情結伴採花去，也不再有那份朝氣活力到操場打滾了。回首這三年來的日子，眞個百感交集；瞻望前程，更是令我茫然惶惑。

素綺也大二了，我發覺她不再像一年級時，那樣的活潑快樂，或許她也老了。雖然有有許多男孩子在窮追，但那種炫耀的姿態，已不復存在。

經過了一個年頭，我們變得陌生了，陌生得像是初相識的朋友一樣。似乎那段尷尬的往事，不曾在我們之間發生過，我們又開始平靜的交談起來。我因課少；常呆在家裡，所以與她見面的機會也多了，兩人又經常聚在一起，相處得似乎很融洽，就像去年夏天一樣，但我曉得，已失掉了那份純眞。雖然彼此都故作灑脫，心照不宣，誰也沒再提起那段往事；但我想，誰也抹不去那層心頭的陰影的。

今年聖誕節前夕，那個「天空裡的一片雲」的女人，又從國外寄來了賀年卡。素綺知道了我們仍在通信，意味深長的說：「她不是早已嫁人了嗎？你們這種『昇華』又有啥用，眞是藕斷絲連哪！」彷彿，我也聽到她用著同樣的語氣，笑琛太過死心眼。剎那間，我明朗了，想通了，意志也更堅定了。哦！女孩子，別再來這一套，琛因著妳而傷心的離開台中，我可不！我不會再陷入這泥沼了。就像妳說的，何必藕斷絲連呢？或許我曾經愛著妳，但我愛的素綺，已在去年夏天死了，現在的妳，已不再是我心目中的素綺了。覆水難收，逝者已矣！算了，人生好聚好散，這該是散的時候了。琛臨別告訴過我，好好的把握最後這一年，是的，我不能再把時間和精神，處擲於這不能圓的夢。

我沒再跟她說什麼，逕自走回項脊軒，陽光從小窗透射進來，射滿了屋子每一個角落。今後，項脊軒不再是昏晦的了。

再六個月，我就要走了，就要揮手向這裡的一切告別了，也許一輩子不會再到這邊來，但在我的記憶裡，將永遠有著項脊軒，和這一曲 Interrupted melody...